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補注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泰雲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二十三

明 劉績 撰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
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
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
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
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
徐疾之筭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
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
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虫尤受而制之以為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虫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
鉛者其下有鈺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鈺金上有慈石
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
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
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
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

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
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禺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
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
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
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
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
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

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

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

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桓公

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

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

憚役而競取粟也

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穀十二斛也

民舉

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

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

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

平衡

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泝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

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
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
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
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
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
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擄矣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一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

王

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

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

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

藏秘鋒芒不以

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沛大澤也一說水草蕪處

曰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

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

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

南貴

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

禽獸如從仇雠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

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

公子季友之類

皆以雙虎之皮

雙虎之皮以為裘

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

也袖謂之飾

列大夫豹幘

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

大夫散其邑粟與

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

七亦反

其猛獸若

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

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

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

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

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剝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
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
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
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
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
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
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

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

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間

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
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
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
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
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
十國之筭也按別本二十作
世字下放此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
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

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竒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

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

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

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
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
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
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
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
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
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

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者譙之當壯者遣

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筭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

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
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
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
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
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
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

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
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
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
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
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數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
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

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

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
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
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
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竈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
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

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
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
北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
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
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
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

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俸戟

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鉅之數不得為侈弁焉困窮之民間而

糴之釜錕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
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
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
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
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
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
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

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

績按軫苦禮切礙也

而重籍於民奉繕工

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

鷓雞鵠

鵠布老切

之通遠鵠鷓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

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刳

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

鷓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

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彼十鈞之弩不得策撒

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刳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

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

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

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
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
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
越人果至隱曲薈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
待戰於曲薈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
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

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
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

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莞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畫屨縷之毗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毗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薈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水為鹽煮海水也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

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家

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

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

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

本國自無速饋而食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

圉與

用鹽獨甚桓公曰

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

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

必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
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
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高賈此中一國而
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負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
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
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
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
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
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
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
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

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

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
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
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
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
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
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

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

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草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

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巳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
行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
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
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
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
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
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

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筭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

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

他卧反落毛也

服而以為幣乎禺氏

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
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
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
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
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補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二十四

明 劉績 撰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

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
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
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
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
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
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
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
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粘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筭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

光王出於禹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鐮一椎一錕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

奇休反鑿也

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

一錐一箴一鉢

時橘反長針也

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

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擄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

側草反

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

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

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
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
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
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狄諸
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
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
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
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

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
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
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
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
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
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
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擄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獲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

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
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
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
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
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
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
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

然太息曰吾何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擄其
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
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
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
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
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固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

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為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

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之數

困丘倫反窳力

救反

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

請以平價取之予皆案困窳而不能挹損焉

挹損謂減其數

君

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

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

分之曰券合之曰契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

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

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

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之壤無
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
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
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
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
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

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

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
中大夫

藏百鍾富商蓄賈

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

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

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

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

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草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三重而門

九襲

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

刻石

刻其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

中五百

好倍向曰瑗

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

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

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

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

不得

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

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

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每至其
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
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
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

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

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

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沛為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

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名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

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予使吾萌春有以傳
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
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
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
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
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

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錙緇綬
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閭纂此空周
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此而
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
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
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欲西之貴為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二斗

升八合曰鉅烏區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

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
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
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下君

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
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
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
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徧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
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

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
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
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
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
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

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締絃鷺鷥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篳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

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

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洽

洽通

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

旌表

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貴重之

州通之師執折筭曰

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

用

今使者贖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

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

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
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

發其積藏出其財物

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
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
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瓠洛之
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
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
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瓠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

酤之汁肥流水則蟲氓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
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
而委舍其守列投蝨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
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
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
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
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

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
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
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
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
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纈之賈安得不貴
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

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

困京者二家

大困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

仍存問之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為困

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

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

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

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

何為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
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
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
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
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
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
託食之主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

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
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
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
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
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
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
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

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
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
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
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世
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
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
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

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完。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
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
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
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
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
茲腓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
燒增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

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蠹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

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
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螿也齒之有脣也

蓬螿古

蜂字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

梁之民俗為緜

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緜也

公服緜令左右服之民

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

其農事而作緜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

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

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緜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
則教其民為緜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緜緜而踵相隨

緜謂連續也

列反

立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

鬻士角反鬻也言其車轂往來相鬻而騎東西連而

行皆趨

緜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

服帛率民去緜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

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

相及猶相繼也

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

應聲之正謂急
速之賦正音征

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

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
千錢

齊糴十

錢

穀斗
十錢

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

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
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
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濶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

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凋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柑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沫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十二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
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
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
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
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
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
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

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
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
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
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
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
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
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
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

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

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

續按疑衍此三字

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

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

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

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

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

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七月修糶五月即
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
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厯厯生
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

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纓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擲權渠緹縹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績按鉛之姚切
縹也鉛辭理切

必具教民為酒

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

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土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

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
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
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
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
忌諱也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

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
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盛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
祀於太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
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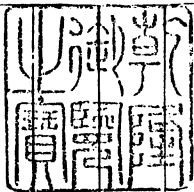
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
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
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
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

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
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
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
鳴不藏之害也張耒當弩鉞耨當劔戟穫渠當芻藿菜
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七



管子補注卷二十四

管子補註跋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
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
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
讀心術上下白心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蓋知
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
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賁宥作侑況作兕釋作澤此類
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

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與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齡所注者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叅以經史訓故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

以意穿鑿也既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
將得善本而卒業焉張嶠跋

